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都是幻 第六回 梅魂幻 抄舊詩抄中東西施

幻出許多梅柳，且看東南結構。試問古榮華，誰比南生消受。知否？知否？夢醒一般烏有。——右調《如夢令》
且說這翰林姓東，名階。夫人北氏，生一位公子。這三位小姐，是三妾所生，同庚十六歲。長女名玉梅，次女名白梅，三女名紅梅，俱是絕色天才。東階切愛如珍，嘗對北氏道：

「昔西施貌美，東施貌丑，吾姓雖東，吾女實西施也。」每每難得佳婿，切切在心。一日夜中，東階夢一個采女，送一幅詩箋來，說道：「佳婿即是此人。」東階將詩句看了一遍，忽然驚醒。忙忙披衣起來，張燈寫出是：

東西旁拱北來朝，執笏操戈並轡鏢。
一面能教三面服，賦詩退敵姓名高。

東階付道：「此等女婿，必是文武全才。」暗暗自喜。軍門柳之營公子，屢來求親。東階嫌其愚丑，狠狠拒絕。如今見三女俱病，迎醫無效，張掛榜文。

一日，管家通報，說有一個漢子揭榜。東階吩咐，教投一個名帖進來。須臾投進一帖，上寫道：「通家晚生南斌頓首拜。」

東階見帖，想道：「向來夢中詩句，常常思玩，也曾想到文武全才，看來這名字可怪，分明與夢中詩句相合。況且我家姓東，我妻姓北，我每喚女兒西施，此人姓南，二處俱去拱朝，豈非吾家佳婿乎。」一面叫夫人打點房中看病，一面出外相見。

作揖，遜坐。東階見南斌之貌，英雋魁梧，也覺歡喜。用了茶，即邀南斌入內按脈。南斌道：「此症帶妖氣，非可藥治。」叫取淨水三盅，依向治疫之法，暗中念咒作符，分三位小姐吞下，東階即邀南斌出外，到公子書房坐下，那館師抬頭一看，叫一聲道：「賢契為何到此？」南斌道：「原來先生在此處館。」

這師就是鮮於明。對東階道：「這是愚徒，當初七歲之時，便會吟詩作對，是個奇才。」閒話之時，只見丫鬟忙忙走來報導：

「不好了，小姐殞死了。」東階慌慌進內，一面吩咐家人，叫緊閉前門，不可放走了醫生。南斌面如土色，暗中懊悔。鮮於明也替南斌暗暗擔驚。東階進內，見三女皆神昏不懂。守了片時，又見三女呻吟吟，自言自語。聽見女兒口中叫一聲道：

「阿哟，這番好了。」翻身開眼，討茶吃了三杯，心中竟已明白。北氏問故，小姐說：「我們走到一座花園中玩耍，不料被柳樹層層布緊，再走不出來。忽然見一個金甲牧子，將刀砍去了許多，我們方才走回家，好不費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精神漸旺，便起牀來，行動如常。北氏大喜，即吩咐廚房打點酒席，款待醫師。東階心中有變，與北氏計議道：「榜文上原說醫好三女，即招為婿。如今意欲嫁他，不捨得三個好女。意欲不嫁他，又難為只張榜文。怎處？」北氏道：「醫生容貌如何？」

東階道：「相貌魁梧，又是鮮於先生舊徒，說他才高。只是九流中，所以不欲。又恐柳撫台知之，要笑我恨我。」北氏道：

「既如此，把三女之中，配他一女，豈不兩全。」隨即去問三個女兒，誰肯配醫生？三個女兒俱默默無言。東階想了一回道：

「我有一計，如今將三個女兒的閨名為詩，若全佳，憑女兒選中。若做不出時，使以柳軍門為辭，酬他些金帛罷了。」

計了半日，外邊南斌想道：「小姐若是死了，老東就該出來與我對理。為何半日不見消息？諒必還有生機。」又悔道：

「方才不該造次，勢宦之家，怎比百姓財主，可以輕試。」又付道：「宮梅符呢，向來並不誤事，難道這番偏害了我。」正在驚慌，只見東階緩步踱出來，將手一拱道：「多蒙國手，小女已痊。」南斌歡喜道：「何如，不然晚生也不敢揭榜。」須臾，內邊排出茶果，分賓主坐下。飲茶之間，東階冷語道：「小女因前番柳撫台的公子屢來求親，小弟嫌他無才，決然不允，只怕柳撫台還要來歪纏。」南斌見說話蹊蹺，付道：「我娶過九人，俱是甘心送我的，我每每推辭。此人行短，欲悔前言，我偏要娶他。」隨即冷笑一笑道：「如今老先生要踐榜文之約了，也顧不得撫台之求。」東階道：「欲應撫台之求，小弟嫌公子無才。今欲踐榜文之約，小女嫌先生之無才，故此未定。」南斌道：「如今將何以為定乎？」東階道：「小女頗曉詩章，斗膽請教。」南斌道：「老先生榜文，原說醫好即嫁，未雲聯詩即嫁也。」

今又起一番波浪。幸是晚生，若是他人，這姻親已難諧了。」

東階叫取文房四寶，彩箋三張。第一張玉梅為題，第二張白梅為題，第三張紅梅為題。寫完送過南斌。南斌看了，笑一笑，隨即舉起筆來，迅不及停，寫出題玉梅詩是：

分明數縷武陵霞，飛綴枝頭散作葩。
寒透一身香特異，霜堆滿面色偏華。
寫完第一首，送過東階。又忙寫第二箋，白梅詩是：

冰肌本是粉和霜，又向瑤池洗玉妝。
讓雪三分應不讓，天香一段雪輪降。
寫完又送過東階，忙寫第三箋，紅梅詩是：

錦繡每從雲母綴，胭脂疑倩月娥搽。
桃姨杏姊難爭色，占得春風第一家。

寫完，又送過東階。東階看了，暗中贊歎道：「這詩，三首俱佳。古稱曹子建七步成章，以為才子，今觀此生，三步成章，七步不足數也。」不住的點頭搨首，暗中作圈。簾子內夫人小姐早已偷瞧，著丫鬟出來討詩。東階付進，三位小姐看了，驚訝贊歎道：「娘你看此生，一筆揮成。如此妙詩，莫說道救蘇我命，是個恩人，只是這樣高才捷才，諒來天下也尋不出第二人了。」北氏道：「兒，你們既喜他，嫁他便是。這也是無緣前定。」南斌在南莊時題這三種梅花，不料竟合著小姐名兒。

況且做過的詩，自然不假思索。東階與小姐焉得不以為奇。須臾筵席排在內廳，丫鬟來請，東階邀進南斌。是三桌酒，東階與南斌賓主左右，鮮於師照席坐下。酒過三巡，鮮於明開口道：

「賢契年紀展其底蘊，方才賜教七言，雖然佳妙，恐不盡其所長。小弟素愛梅花，每欲聯詩以賞之。奈愚表格格不吐，今欲先生再教梅花詩三首，以豁小弟之愚衷何如？」說完，即叫取文房來。南斌想道：「如今欲題三首，未免要假思維。南斌和作雖多，俱已忘懷，何不把考童生的詩，立刻寫出，再驚他一跳。」又見文房取到，南斌舉筆，也迅不及停，寫出第一首是：

白玉堂前種有年，東風吹上百花先。
含英人似雙蛛蚌，放萼朝披五色煙。
日映文章腸欲見，科登幽素士加憐。
他時尚用調商鼎，賴此春華第一妍。
南斌寫完即送過東階，遂寫第二首是：
群芳次第及華年，贏得開時我獨先。
質豔照思占鼎甲，標高勢欲上凌煙。
香分月桂羞他晚，節傲風鬆覩我憐。
寄語江城弄笛子，休將五月落春妍。

寫完，又送過東階。東階看了，不覺失聲，拍案道：「妙絕妙絕。南斌已寫完第三首了。是：竹友鬆兄待有年，相交常得在春先。」

壽陽妝額嬌宮禁，驛使逢君寄隴煙。
范氏譜成和種美，宋家賦就使人憐。
有時紙帳諧君臥，已知相看實較妍。

南斌又送過，東階看了，不覺聲稱賞。送與鮮於明看了，也拿到閨房中細細去看。看到第一首，玉梅笑道：「妹妹你看他氣概，竟欲籠罩一世，未二句竟要做宰相了。」看到第二首，白梅笑道：「姊姊你看他前六句，竟欲做狀元了。未後江城五月這兩句，只將古詩一跌，分外清新，又使人不測。怪不得爺爺拍案。」看到第三首，紅梅笑道：「姊姊，可笑他句句說心事，第一句待有年，分明說我們。第二句相交在春先，他分明說自家。第三句壽陽妝額，又說我們。第四句驛使逢君他又說自家。范氏譜宋家賦，總是一般寓意。第七句紙帳諧君臥，竟要坦腹東牀了。」白梅道：「我們姊妹自負才高，每成一詩，還想一時，還不能如此確妙。不知南郎的詩腸，是怎樣的。」

紅梅道：「二姊姊羞羞，早早就喚他南郎，把丈夫都賒了。」
內邊笑語休題。

且說南斌，飲酒之間，想道：「姻事已諧，不消說了。但已前妻妾九人，今日若不說明，他時反費周折。掩耳偷鈴，非大丈夫之所為也，」隨即對東階道：「不敢相瞞，晚生已有妻妾九人，現在舟中，恐三位令愛要屈在十名之外了。」東階聽說有了妻妾，愀然不悅，即進內與夫人商議。北氏道：「既有妻妾，我女豈可為小，這使不得。即進閨房與三個女兒說知。

三位小姐，正在笑語之間。聞了這話，也呆了半日。白梅問道：

「大姊妹主意何如？」紅梅問道：「二位姊妹主意何如？」玉梅道：「啐，才人不嫁，難道去嫁村牛。」遂即忙忙寫字數行，著丫鬟送給父親，內寫道：

兒癖性愛才，父親素諒。況兒輩臥病月餘，魂被惡柳重圍，幾乎不返。幸遇此生，得金甲神砍去，方得重蘇。倘惡柳再來迷魘，何處再尋南生？恩難負，言難食，才難求，恁他十妻十妾何妨。

東階看了，對北氏道：「女兒執性愛才，怎處？」北氏道：

「我們擇婿，萬有不週，終身有怨，憑他所愛，日後怨不著爹娘。」東階踱出來，仍與南斌再坐。酒間問道：「請教先生，年少書生，為何就有妻妾九人？內中未必無故。」南斌道：

「其說甚長，容晚生細講。」因而把康山哭梅做夢之事，從頭說起。說到追尋宮主到天津，宮主附了柳小姐之形而來，是第一房。東階道：「莫非就是撫台柳之營的令愛麼？」南斌道：

「正是。」此後，收瘟得第二房，救盜得三房，替還京債三百兩得第四第五房，代完官糧一千兩得第六第七房，救劫難殮商屍第八房第九房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鮮於明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柳撫台之婿，又是令婿了。」東階隨即起身，扯鮮於明到一旁計議道：「小弟昔年有夢，小女該配南生，況南生之才，小女又十分愛慕，姻親不得不諧了。但南生贅居舍下，將柳撫台之令愛撇在舟中，何以為情？」鮮於明道：「依晚生之愚見，何不將舟中九位，俱迎到府上住居，省得南生兩處相懸。」東階道：

「有理。」一面叫鮮於師對南斌道達其意，一面進內與夫人說知，叫丫鬟打掃月宮樓。一面叫管家們打轎，去迎舟中人眷，將行李金銀俱搬入府中。須臾，九位美人廳前下轎，東階見禮。

抬頭一看，個個是天姿國色，不勝驚歎。內邊北氏相迎，送入月宮樓中。

此樓前後，多植桂樹。中有假山，山上有百般盆景。廳前一片匾額，是雲居二字。高樓上一片匾額，是月宮樓三字。當晚酒完，送南斌入書房安寢。東階進內，與北氏相議道：「柳撫台得知，必然要來爭奪。明日月宮樓中設筵，款待了柳小姐。

後日是吉期，成了花燭罷。」北氏道：「有理。」隨即吩咐內外家人，不許揚聲，恐柳老爺得知不便。到期，內邊送出一套內外新衣，金花彩緞，南斌穿著插帶了。鼓樂喧天，迎到內堂。

拜了花燭，引入洞房。南斌抬頭看那三位小姐的美貌，像康山夢中十宮主、十一宮主、十二宮主。少頃，房中排下酒筵，與三位小姐對坐而飲。南斌想道：「我前番在夢中受用，認以為真。今番又在白日中受用，焉知不是夢也。只見三位小姐，一味嬌羞，多少尊重，不比夢中成親，有一番戲謔。南斌一面飲酒，一面想道：「我前番考童生三首梅花詩，不能入泮，幾乎氣死。不料抄在此處，竟抄中了三位小姐。這般受用，雖中狀元，亦不及也。」想到此處，不覺失笑。三位小姐見新郎一笑，也覺莞爾。當夜酒完，已是明月穿窗時候。三位小姐，先入臥房。計議道：「詩才固妙，但不知對才如何？我們各出一對聯，再考他一考。若對得好，是狀元同游上苑。若對得不好，做秀才獨坐寒窗，明宵再試。」隨即大小姐取花箋一張，寫道：

紗窗外一輪華月紗窗內一枝花燭兩光映彩是絲通不是私通

寫完，入在小花封內，上書第一場，叫使女吩咐了，送與姑爺道：「三位小姐考姑爺三場，若做得好，請狀元同游上苑。」

南斌笑道：「若做不好呢？」小姐說請秀才獨坐寒窗。」南斌取出花箋看時，原來是對聯。丫鬟送過筆硯，南斌對道：

繡衾下三位佳人繡衾上一名才子四美聯芳由功道實由公道

南斌對了，也投入花封送進。小姐看了，笑道：「第一場中式了。」二小姐也取花箋一張，寫道：

月宮樓九個姮娥望折桂之夫羞被仙姬占去

寫完了，入在小花封，上書第二場，叫使女遞送姑爺。南斌取出看了，對道：

桃源洞三位麻姑遇採藥之士歡迎君子進來。

對了，也仍入花封送進，小姐看了道：「第二場也中式了。」

三小姐也取花箋一張，寫道：

原來是三教九流如今妾入三台宮高低差九萬里寫完，也入花封，上書第三場，叫丫頭送出。南斌看了，笑付道：「他輕薄我，我也調戲一場。對道：

曾去習八門六花少刻排開八卦陣進退戰六千交。

對完，仍入花封送進，小姐看了，笑道：「雖然太謔，卻也中式了。」隨即叫丫鬟請狀元游苑。南斌踱到牀前，笑道：「若不是狀元善對，秀才獨坐寒窗，小姐孤眠繡帳，兩相耽誤了。」

就替小姐除花朵，解鈕釦，脫衣裙，牀上風流。不過如康山夢中光景，不必再題。

到滿月之期，正值東階生日。柳之營備了厚儀，特來拜賀，意在求親。到臨清，聞知東小姐俱送與醫生為妾，又氣又笑。

氣的是求親不允，笑得是嫁與醫生做小星。想道：「如今正要去羞他一場。」之營到時，東階慇懃接待，意思要使他岳婿父女相逢。少頃酒筵已備，遜坐入席。酒過數巡，之營開口道：

「小弟路中聞得一樁新奇笑語，真個可笑。」東階道：「請教。」

之營道：「有一個官家公子，夜間要月餅吃。一時沒有，哭個不住。此時月上東方，其父母指月道：「這是月餅，你可去拜求，他若掉下來，有得吃了。」那公子去拜求了多時，不見掉下來，只得罷了。兩日之後，天上有星無月，那公子指著東方道：這月餅不知掉下那個吃了，俱變做小星。」說完，掀髯大笑。東階想道：這分明譏我三女也。隨口兒答道：「近日有新編的倒還魂，年兄可見麼？」之營道：「不曾見。」東階道：

「小弟說來。牡丹亭是柳夢梅引了杜麗娘的夢魂，到太湖石邊交垢了。杜麗娘醒來，相思死了，後來還魂，做了夫婦。只有舊本，人人所曉。如今新編的不同，柳夢梅改了梅夢柳，杜麗娘改了柳麗娘，二人竟不做夢，清天白日，柳麗娘竟隨了梅夢柳而去，做了夫婦。」說完，也掀髯大笑。之營想道：「這分明謔我天津失女。」心中不悅，即立起身來，叫打轎。東階也立起來笑道：

「方才聆年兄之笑話，小弟打不得輸。如今年兄聆小弟之笑話，便以打輸散場。豈是年家兄弟之情。況且新編的倒還魂，尚有後文。那柳麗娘的父母，十分掛念，無處尋求，不料在東翰林家中相逢。」之營聽到此處，便將身坐下問道：

「年兄，這話怎說？」東階也不回言，便大叫一聲：「丫鬟們，請柳小姐與姑爺出來。」只見宮梅濃妝豔麗，環佩叮噹。南斌方才用酒，面帶桃紅，氣概昂昂。一同出到大廳立著。東階指道：「這是令愛，令坦。」眾丫鬟鋪下紅氈，夫婦二人，納頭便拜。之營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是醒是夢，胡亂回了幾揖。宮梅與南斌，又緩步進內。之營坐下，說道：「小女如今豐肥華麗，覺得一時難認了。想當初在病中，昏迷相失，原非私奔，這也不必怪他。但不知何由在年兄府上？」東階遂將南斌康山哭梅做夢，尋宮主到天津哭叫，那宮主之魂，附了令愛之形而來。

說到此處，之營道：「那時小弟在船中，也聽見哭叫宮主之聲。道他是個癡狂，所以不睬。」東階又一一說來，說到女病，張榜招醫，醫愈考詩，招贅之事，細細說完。之營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令婿即是小婿了。」東階道：「正是。」隨即將考過的梅花詩，俱送與之營看了，說道：「此詩俱是當面命題，令坦一筆揮成，小女愛其天才，所以甘為小星。事非草草者也。」

隨即叫家人，請姑爺來陪酒。南斌出來，坐在東階席旁。之營一面看詩，見詩才高爽清新，一面看貌，見容貌魁梧英俊。想到自家公子，黑丑頑愚，不勝慚愧。贊歎了一番，遞過了詩，對東階道：「荆妻痛念小女，幾乎喪命。明日斷要接小女同回了。」南斌道：「岳父在上，小婿有一語稟明。如今形雖是令愛，魂還是宮主的，恐不肯相隨。」之營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終身無還家之日了。」南斌道：「宮主每常有言，緣盡仍返康山，少不得送還柳小姐之魂。」東階道：「明日賢婿諧往，小姐自然肯去。」當晚月斜人散。

次日，之營親來說宴接女，南斌只得同宮梅上轎而去，一路無辭。到了柳府門前，下轎入門。之營先到房中，對李氏道：

「女兒回來了。」李氏道：「莫非見鬼。」之營道：「同女婿在外邊。」李氏忙出看時，果然是女兒，連連叫道：「我的肉兒，我的肉兒。」宮梅雖然下拜，竟不相認。李氏扯宮梅到房，說些舊話。宮梅不懂，但默默而已。當日整酒，款待女婿。夜復同牀，夫婦歡合了一場。宮主對南斌道：「妾蒙郎君愛之如珍，故多方以報之。今天緣已滿，仍返康山去矣。少刻柳小姐陪郎君。」說完，二人灑泣睡去。一時宮梅醒來，摸著南斌，驚道：

「阿哟，你是何人？敢睡在此間。」南斌道：「我是你丈夫。」

小姐道：「我病臥在牀，幾時成姻？是我丈夫？」南斌即將天津相遇，與救瘟做生意，得眾妾之事，細說一遍。宮梅只是不信。南斌求雲雨，宮梅起來穿衣，坐到天明，去見爹娘，問其詳細。柳之營道：「汝病時，被梅魂攝去，與南生為夫婦久矣。幸南生是才人俠士，也不屈辱了你。我今日再備花燭，與你成姻。」二人重新拜堂合巹。正是：

新人今日結新絲，舊物相交勝舊時。

本是柳來梅接體，依然梅去柳生枝。

顛倒因緣千古幻，翻空富貴一場奇。

人生不信渾如夢，且看新文梅柳辭。

南斌與宮梅在柳府歡樂，不覺滿月矣。東小姐差家人來接南斌，有書投進。折開看時，上寫道：

郎君別桂宮而入柳院，已逾月矣。豈柳絲長將郎君久係耶？何不仍攜佳柳重入桂宮，毋使一般明月兩地蕭聲。妾等十一娥，揚樂以待。

南斌看了，即去告知柳之營夫婦，要小姐仍到東家。之營夫婦雖然不捨，出嫁從夫，只得送女兒出門。又到月宮樓住下。

南斌與十二位美人，歡樂了一載。忽然掛念家鄉，只帶十二個美人同歸。東小姐去告別父母，北氏不捨。東階道：「女子出嫁，謂之於歸。如今是南家人了，去罷。」

南斌擇日僱船，一齊起程。到濟寧地方，替岑高超度一場，發了棺木而行。依路到紹興地方，又贈岑氏百兩，以為殮葬之費。然後到自己家中，拜見父母。南■驚問：「何處來的許多美人？」南斌粗粗說了一遍。南■甚以為奇，穎氏十分歡喜。

在家住了數日，南斌以為不便，仍到南莊居住。只見梅柳依然無恙，但不如昔年之盛了。住不數日，即將生平夢中的奇榮，與歷過的奇遇，集成一卷，隨即去拜諸材、諸綬，將此一卷付與諸材，求其作傳，以垂不朽。

一日，南斌與妾輩飲酒大酣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我昔在康山，一夢之間，享了一生之榮樂，人間所未有也。今雖勉強歡娛，不及夢中多矣。可見做夢即是為人，為人不如做夢。因而拍手長歌，歌云：

庭前芳草年年綠。檻外溪濤兮日日流。麟閣功勳兮葬壘丘。妝台紅粉兮成骷髏。多少高樓兮樓上愁。

多少雕欄兮欄上憂。南來北去兮道路何求。東升西沒兮日月難留。

歌完，仰見明月當空，出外步於河邊。見漁船一隻，橫在渡頭。

遂乘船划至波心看月。此處正是當初七月二十三漂屍積骸之處，但見天上忽起一片黑雲，波濤回舟飛舞。南斌化為龍身，入水而去。岸上人望者，個個驚訝，紛紛謠講。有人道：「這人是南■廣行陰德，拜求來的，原非凡胎。如今還了原身去了。」

有一個秀才道：「此人七歲成文，吟詩作對。十二歲時，與我同上道，我彼時抄了千家詩四句，倒進了學，他一篇妙文，三首妙詩，不得入泮，害了癡狂。後來隨了諸舉人進京，不知何處去，拿了萬數金銀回來。」又有一個鄰人道：「你還不見有十二個絕色美人，日夜歡娛，我到牆邊張看，真個要愛殺人的。」

又有鄰人道：「他如今入水去了，這些美人，少不得要嫁，大家打點銀子去討他。」正在嘩言之際，眾美人著管家到涯邊去尋。鄰人都說道：「化龍入水去了。」管家報知美人，那眾美俱號哭掛孝。次朝，報知家中。南■歎惜，穎氏慟哭，俱不在話下。

一日夜間，眾美人一齊做夢，夢見南斌來說：「我明曉月下有一隻樓船，來接你們。你們可到海塘外等候，不可失信。」

次夜，十二個美人，各各妝拾些珠玉寶玩，要管家送到塘外。

坐等片時，果然有一隻大船，隨潮而來，近岸停泊。有青衣兩美人，迎笑道：「一一登船。」迅速而去，不知所終。南■與穎氏，自前南斌進京之後，又生一子承家。梅魂一事，都說完了。又有《如夢令》詞一首為證：